

戰東風  
改稿

九十年前的一九三三年，「九一八」事變兩周年之際，《大公報》用三個版幅刊登了三萬多字的通訊《東北勘察記》，披露了偽滿洲國真相。這是二十五歲的特約通訊員陳紀瀅潛回東北，秘密調查採訪了兩個多月的成果。稿件見報後，陳紀瀅從頭到尾看了一遍，除一二詞彙增刪之外，全文照刊，「我這個『小蘿蔔頭』，不知不覺偷偷掉下了眼淚，是自己兩個月驚險與辛勞的結晶，也是報館對心血最大的報償。」

《大公報》的領導層，在審閱稿件時，一方面用人不疑，放手使用，《東北勘察記》就是典型例子。而另一方面，又字斟句酌，不敢馬虎。張季鸞常為「題目一字修改，繞室彷徨到半小時。」總體可概括為，大氣與小心兼備。比如，范長江寫的長篇戰地通訊，張季鸞看後，只提了四個字：「議論全刪。」

張季鸞主張文章應不偏不倚、客觀公正，而筆端帶感情，筆底起波瀾，讓讀者通過新聞事實自行去判斷。張高峰一九四三年初從河南發回災區通訊時，原題目是《飢餓的河南》，王芸生深思熟慮後，改為中性的《豫災實錄》，亦是這種「不偏不倚」的思路。而文章的影響力不因此而削弱。

當然，這些報壇巨擘風格各異。一九四九年後，王芸生、李純青是報社的正、副總編。國際部才子劉克林曾形象地比較：「王先生改稿子，圈圈點點，稍作刪削……李先生把稿子改得體無完膚，慘不忍睹，令人欲哭無淚。」

某次，記者寫了篇物資緊缺、市民排隊購物的稿件，李純青將上百字壓縮為「人們在街頭戰東風」八個字。後來，記者們遇到稿子被大量修改，便開玩笑說「又戰東風了」。不過，李純青學識淵博，且與記者總是以商量的口吻交換看法，令眾人受益匪淺。



瓜園蓬山
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  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上周去了一趟呼市，這是對呼和浩特市的通稱。「呼和浩特」在蒙語裏是「青城」的意思，「呼和浩特」為青色，「浩特」為城。和許多北方城市一樣，呼市的大街也是筆直的，順街北望，是連綿起伏的山，像一道青黑色的屏風，把近處的城市護了起來，那就是大青山了。在呼市，我新學了一個詞「奶食」。關於奶製品的知識被大大擴充，味蕾關於「奶」的感受從此被改寫。奶粉、酸奶、奶酪、奶茶，在這裏都顯得太普通了。街頭大大小小奶食店中售賣的還有奶皮子、

奶豆腐、奶疙瘩、奶嚼口，而奶皮子又分濕的、乾的、半乾濕的，不同的做法或加入不同佐料的奶食化出多種口味，讓人驚呼人類的食物想像力如此豐富。

高度細分，是地方美食的標識。老北京爆肚之「肚」可分出十三種之多，非老饕難以盡數。二十年前，我第一次到地處湘西的吉首，只見路邊米粉店都靠牆擺一個長桌，上置一溜大搪瓷碗，裝的是各種辣椒，少的五六種，多則十來種，顏色從鮮紅到棗紅，辣度、酸度細微差別。當地把煮

粉稱為「巴」粉，一碗米粉「巴」得後，食客隨個人喜好舀辣椒拌入。鮮米粉除了稻香，沒有什麼滋味，有了這些辣椒加持，吃到嘴裏，頓時「七十二變」，氣象萬千。從此，當我聽到「辣」，馬上會追問「哪一種辣」。

十年前去蜀南長寧考察，此地盛產毛竹，號為「竹海」。青青翠竹，是美景，也是美食。作為土生土長的浙江人，對「辣」之細分孤陋寡聞情有可原，竹子和竹筍，卻是自以為了解的。在長寧卻發現美食其實最容易

暴露一個人的自大和無知。當地「竹食」之豐富，豈是一個「筍」字可涵括。「全竹宴」上，我見識了筍的新做法，還第一次見到和吃到了竹胎、竹燕窩、竹蟲、竹蓀花、竹蓀蛋、竹毛肚。面對裝滿盤盤盞盞的竹字頭美食，不由暗嘆：只羨熊貓不羨仙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## 如果休謨遇上陶淵明

十八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大衛·休謨 (David Hume) 的人生遇過幾次轉折，其中一個發生在他的父親過世之後。休謨的父親是一名律師，在世時供給了休謨不錯的教學與生活，而在死後卻沒有留下太多家產給這個養尊處優的兒子。

當時，休謨驚覺自己的處境，放下了要成為文學家的夢想，決定去找一份踏踏實實的工作。一七三四年，休謨到布里斯托從商，不到「幾個月後便發現這種職業完全不適合」他。他寫道：「我下定決心以節儉度過貧困，保持自由之身不受影響，對提升

在《歸去來兮辭》的原文序，陶淵明自稱，當初他出任縣令一職是為了解決飢寒，而歸隱乃因任職的痛苦尤甚於飢寒。「悟已往之不諒，知來

者之可追」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了，陶淵明為了未來的安樂自在，決定歸隱。

歸隱之後，一定會快樂嗎？其實，當時的陶淵明也未必肯定，畢竟《歸去來兮辭》寫於臨行之時，是他想像出來的田園美好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感到「鳥倦飛而知還」，同時「審容膝之易安」，即覺悟了屋子雖狹小得僅能容納雙膝，卻容易心安。

我想，如果十八世紀的休謨，回到過去遇上東晉時的陶淵明，他們是否會氣味相投而惺惺相惜呢？或許，

陶淵明還會告誡他：「既然決定了要平凡生活，就別再去回想那些世俗的職位了！」

如果休謨可以學到陶淵明一般，決定歸隱便不再問世事，那他就可以避開（帶了一點委屈的）另一個人生轉折：在成名後，休謨曾經先後申請兩所蘇格蘭大學的教職，均被拒於門外。



古文日常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## 兒戲不兒嬉

兒戲，又作「兒嬉」，意指一些如兒童鬧着玩的事情，不必太嚴肅認真。蘇軾的作品《蠟梅一首贈趙景叔》就有言：「天工變化誰得知，我亦兒嬉作小詩。」然而於今天，兒童參與的，原來已不只如遊戲般玩樂的小事，教人不得不以嚴正的態度看待處理。

尖沙咀一家售賣奢侈品的店舖日前在光天化日下被行劫，三名賊人持刀和錘，掠去約值三百多萬的手錶。警方同日拘捕兩名涉案人士，皆為南亞裔人，其後更有兩名分別只有十歲

及十四歲的非華裔男童被捕，涉嫌逃學參與犯案。

十歲！只是兒童階段的年紀，於香港社會，應該在做什麼？上學、參加課外活動、打網絡遊戲？頑劣一點的，也許會為好玩而逃學翹課，跟損友於街上流連？非也，原來現在兒童還可能穿着校服聯群結黨干犯嚴重械劫案。

世事日新月異，人們早已習慣瞬息萬變，但我真的想不到在治安良好的香港，嚴重罪案的參與者可以突然有如此年輕化的趨勢。南亞裔人士在

港的教育、工作與發展出路等問題，一向備受關注，不少非華裔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困難，衍生不少社會問題，近年亦常常有少數族裔或假難民參與搶劫、傷人、幫派仇殺等案件，現在甚至有年幼兒童參與其中，讓人大感驚訝，實在不能視為一般程度的罪案與青少年問題，必須及早正視，免得再有下一代被不法分子利用，於求學年齡誤入歧途。

數天前，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於記者會上表示，今年上半年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捕的青少年較去年同期

增加兩成，警方亦高度重視青少年罪案，更呼籲社會各界加強合作，協力培養下一代奉公守法的意識，避免「小時偷針，大時偷金」。事實上現已出現了有兒童參與的搶劫案，而且不是「偷針」的程度般簡單，可見預防青少年罪行刻不容緩。



竹門日語 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## 「凝視三星堆」



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由本月二十七日起舉行「凝視三星堆——四川考古新發現」特別展覽，為期三個半月。屆時將展出一百二十件三星堆文物，其中一半為二〇二〇至二二年間「新鮮出土」的文物，當中包括目前三星堆最大的完整動物造型的青銅器「大神獸」（附圖）。

「大神獸」收藏於三星堆博物

館，為首次於四川省外展出的文物之一，亦是首次在香港亮相。高九十八厘米，長一百零四厘米，寬三十九厘米，重量近三百斤。「大神獸」去年出土於三星堆遺址八號坑，其複雜結構展現古蜀人天馬行空

的想像力及創造力。這件青銅神獸大口、立耳、鬈髮、細腰、長尾、小粗腿，頂有立人，四蹄帶有紋飾，自兩年前發現以來，考古人員將其身上疊

壓的器物逐漸提取，神獸的輪廓才得以完整呈現。

負責八號坑的工作人員發現，

「神獸的右耳非常有趣，很長有點像

兔子耳朵，還有很寬的嘴，同時頭上

還頂着一個長耳朵，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點。」